



文藝建設叢書

平妖記

陳明著 安波曲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文藝建設叢書

平妖記

陳明著 安波曲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輯

· 編 委 ·

丁玲 老舍 艾蕪 趙樹理 白劍
田間 陳白塵 王 果 袁牧之 廣 股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883 • V 14 • 32 K • P. 160 • ¥ 5,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

京華印書局承印

北京造 00001—15000 冊

• 發 行 者 •

三聯 • 中華 • 商務 • 開明 • 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各 地 分 店 •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AWT409/01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例言

一、『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爲文藝作者在編輯與出版方面盡一些力量；爲讀者供應一部分文藝讀物。

二、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爲工農兵的方向及整風運動以後，很多革命青年知識分子，自覺地走上了直接爲工農兵服務的工作崗位。八九年來，他們在這一個正確的方向下受到了鍛鍊，在長期的實際生活中得到了哺育。在文藝運動的發展中，也湧現了不少的工農兵作者。他們中間，有的過去愛好或從事過文藝寫作，有的現在才開始用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所經歷的各方面的生活與鬥爭。我們覺得這樣的作品，在中國新文藝的建設上是值得重視的。由於他們缺乏和文藝出版方面的經常聯系，在寫作過程或寫出來以後，常常需要在整理、編輯、介紹出版方面得到幫助。『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行，就要在這一方面盡一部分力量。

三、近幾年來，文藝爲工農兵方向已經獲得了廣大文藝作者的擁護，各地文藝作者在這方向下的實踐，已有不少成績。這成績一定會一天比一天顯著。這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可喜的事情，文藝作者也將以自己的努力，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文藝建設叢書』也準備在這一方面爲作者們服務。

四、文藝的普及工作中，已產生了大量的、爲羣衆所喜歡的、各種形式的作品。這中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東西——在思想上、藝術上比較完美的作品。這些作品的編輯與推廣，就是在普及基礎上提高的最具體的範例，也是文藝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我們也希望能爲這樣的作品的出版工作服務。

五、『文藝建設叢書』以作品爲主：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集子，詩歌、散文、報告、戲劇及各種文藝作品集子。

六、除作品外，也酌量編輯一些能够推動文藝運動的理論文字。

七、『文藝建設叢書』稿件接洽事宜，請投函北京郵政信箱四十號轉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

前記

過去在都市裏也曾聽過大鼓和說書，但從沒有給我什麼印象，有的覺得太文，有的又覺得太俗，因為那時我只是一個學生，用我一個做學生的欣賞能力和興趣來決定這些東西的好壞。因此那會擁有很多士大夫和小市民聽衆的藝術形式，可以說同我是毫無關係的；我輕輕的放過了這些東西，在抗戰的初期幾年內，更沒有接觸的機會，簡直就忘記了。

但後來在陝北農村裏多混了一些時，我發現了陝北的說書是這樣的美好和普遍。一個說書人（大半是瞎子），揹着一個琵琶，從這個村走到那個村，他們彈着，用一副『耍板』和着，他們向鄉村的人民，唱着古代的英雄，唱着那些英雄們的悲歡離合，唱着一些勢利者的因果報應；但更多的是唱着在地主剝削下，農民的生活和痛苦。他們依靠着絃子來歌頌善良的農民，諷刺着官府才子，沒有噱頭，沒有花樣，用

極讚和的絃調配着那樣素而精緻的詩句，一任那說書人自由的慷慨高調或低聲細訴。當我坐在說書人韓起祥旁邊聽他唱劉志丹時，我的確對他起了荷馬的感覺。我因為太愛這種形式，所以不覺有了寫平妖記的勇氣。以我的文學修養，尤其是中國民間藝術的修養說來，的確只是一種大胆的嘗試，但為求得我的進步，我願意把它拿出來，作為我求教的工具，因此便又付排印，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在此付排的時候，我特別感謝延安縣的縣委和張宗明同志。為着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材料，張宗明同志親自陪我們去聚財山一帶，訪問事件中的人物，他每晚還同我們談講着陝北農村。

安波同志對陝北說書，也有很高的愛好，他曾向有名的延川的楊瞎子學會了『王三姐拜壽』，他幫助楊瞎子編『狼牙山五戰士』，因為他的音樂的修養，使我寫『平妖記』的勇氣增加。他為平妖記配譜，使這本小書添很多光彩，我是深為感謝的。安波同志最近從承德來信，還勉勵我向街頭去歌唱，我將深銘胸懷，願我們彼此鼓勵吧。

目次

前記

平妖記

附錄

關於陝北說書音樂（安統）

編後記

一

一〇七

一三

(白) 共產黨領導陝甘寧，

豐衣足食享太平；

提倡文化多努力，

破除迷信講文明。

說罷四句絲絃響，我爲諸位說書文。

話說這陝甘寧邊區從前本是災荒地，三年兩頭跌年成，

吃了早飯沒晚飯，賣兒賣女人吃人，

官府衙門捐稅重，百姓有冤沒處申。

一九三一年紅軍起，從此百姓翻了身，

豪紳惡霸都趕走，土匪壞官一掃清。

共產黨靠定了老百姓，老百姓成了當家的人。

幾年來這邊區大發展，上上下下一條心；

講收成，幾年多收七十萬擔糧，論負擔，一年倒比一年輕；

羊毛羊皮到處有，織布工廠一百掛零；

從前婆姨娃娃穿不上褲，如今新襖新褲新圍裙。

舊社會隊伍欺百姓，新社會，解放軍是咱一家人，

不打人，不罵人，說話和氣買賣公平，

不欺民，不擾民，這樣的隊伍那裏尋？

再說那政府委員人民選，區鄉幹部都是忠厚人，

操心受苦辦公事，全心全意爲百姓。

衆百姓也都組織起，合作生產還把學堂進。

你再到新市場裏走一轉，那紅火熱鬧賽西京。

天天趕集人千萬，平房之外有樓亭，

櫃台上鋪的大紅毯，戲台上鑼鼓絲絃真好聽，人來人往鬧嚷嚷，買的賣的忙十分。

按下這萬般繁華都不表，單表那聚財山上捉妖精。

(白) 諸位鄉親，自從共產黨領導陝甘寧，百般興盛，四季平安，光天化日之下，爲何聚財山上會鬧起妖精？書中說的明白，諸位靜坐，聽我慢慢道來：

橫山有個楊萬昌，三十歲南路來逃荒，

安塞攬工二十年整，鬧革命分田地幾十垧，

牛羊驢馬全都有，一家大小樂安康。

如今他是一老漢，家居山峁梁上新窰灣。

這新窰灣就在山梁上，周圍三面沒村莊，

拐溝小路人少見，白天也能見豺狼，

山連山來梁靠梁，坡坡圪塹跌牛羊。

天有浮雲少飛鳥，地下母雞怕黃狼，
白日還有太陽照，黑夜不見燈火光，
夜深人靜聽狗咬，半夜驚醒心惶惶。
這地爲何太荒涼？革命以前遭災殃，
壞官土匪勾結起，逼得百姓都逃光。

革命以後政權換，楊萬昌一年四季生產忙，
新窩灣共住四戶人，光景一天都比一天強。
老楊種地七十畝，合作社裏又把股金放，
兒媳歸碾米又紡線，大小九口有餘糧。

今春二月黃風起，他七歲的孫女兒病一場，
燒一陣來冷一陣，翻着眼珠望爹娘。

老楊又愁又着急，聚財山請了巫神叫程項。
那程項倒也像個莊稼漢，十幾歲就把神來裝，

外面常披一件爛棉襖，肚子裏藏了副蛇心腸。

他原住那陝西榆林地，吃喝嫖賭拐騙是本行。

前兩年榆林遭荒旱，討吃到邊區來逃荒，

聚財山衆人幫他忙，夠吃夠穿討婆娘。

他恩將仇報心不正，貪錢心狠他想主張。

老楊一請他心歡喜，我程項果然財氣旺。

他從容來到楊家門，畫符唸咒就扎針，

七歲孩童頂不住，大叫一聲一命傾。

老楊全家嚎啕哭，程項巫神心裏驚；

治死人命怎麼辦？雙眉一皺計上心，

他兩腿一伸地下躺，假裝過陰追亡魂。

片時醒轉開言道：『我到陰間去求情，

閻王爺爺不答應，只爲你娃娃得罪了觀世音。』

說罷這話他爬起，抓着那隻謝神的大公雞，

七千元、鋪身布、蓋臉布都不算，臨走又捎上細黃米兩斗半。

(白) 常言說，馬善被人騎，人沒文化被人欺，這楊萬昌的孫女兒，明明是程項扎針治死，可嘆楊萬昌一家無讀書識字之人，不明白這個道理，被程項一片胡言騙過去了。

老楊是上了年紀的人，一急一愁火攻心，兩天一過也病倒，又請草溝傳貴安莊神。

程項知道了咬牙恨：『不請我來請旁人？』

這錢除了我來賺，誰來安也安不成！』

煞黑裏他把魯四找，這魯四也是聚財山上人，

他是個年輕莊稼漢，說不起婆姨耍光棍。

兩人溜到磨道上，程項悄悄兒說得明：

『世上錢財多的是，膽大的人就拿得成，

你今還是光身漢，要討婆姨跟着我來行。

我自有法千萬種，又有黑虎靈官來護身，

新窰灣老楊信鬼神，賺他錢財只要把心狠。」

魯四一聽沒言語，程項連聲催得緊：

『好事壞事都由人幹，你爲啥裝癡不答應？

白天不敢夜裏幹，鬧出事來我神神頂。』

魯四長得塌鼻子小眼睛，他歪頭一想說能行。

兩人當時定下計，從此新窰灣百姓不安寧，天天鬧妖精。

三月十五月兒明，萬山寂靜一片銀；

半夜烏雲滿天起，風吹草動陰森森。

這夜老楊睡得濃，拍拍連聲被驚醒，

圈裏羊羣咩咩的叫，狗兒汪汪咬幾聲。

他披衣提棒開窰門，遠照近看不見人，

白狗站定朝對山望，羊圈門兒關得緊，

老楊一看沒事情，轉回窰來關定門。

他才爬到炕頭上，又聽得拍拍拍拍響連聲。

這聲音是土疙瘩擦窰門，是窰頂上土塊掉埃塵，

一陣鬆來一陣緊，一家大小都驚醒，

狗咬聲音變了樣，只是直噤直哼哼。

老楊不敢把燈點，張着耳朵悄悄聽，

又像有什麼來走近，窗上破紙響連聲，

翻來轉去不敢睡，暗地盤算心不定：

『莫不是山神來到狼山亭？莫不是灶君面前少明燈？

莫不是丁公圈神來顯聖？莫不是適才遇上了五道神？

莫不是家有煞神鬧妖怪？莫不是無常惡鬼來抓人？』

越思越想越害怕，渾身冷汗戰兢兢；

猛的叫驢一聲叫，跑來跑去脫韁繩，

驢馬都一齊出了圈，老牛牠氣喘喘的哼。

夜深魅黑北風吼，就像那鬼哭神嚎嚇死人！

老楊腿軟跪在地，許下願心求神靈，

一家大小睡不着，心驚膽怕挨到天明。

(白)衆位鄉親，你道鬼從何來？

一不是什麼山神並灶君，二沒有啥丁公五道神，

那裏來的煞神無常鬼，就是程項魯四害人精。

人間本來沒有鬼，心裏有鬼鬼欺人，

楊萬昌一生沒歪事，迷信腦袋把他坑。

原來他二人半夜爬到山嶺上，佛爺廟裏來藏身，

撿起廟裏的碎瓦片，遠遠撿來用的是撩鞭繩。

(白)諸位，這撩鞭繩原來是鄉下娃娃放羊用的，一根繩子，當中結一個扣，扣住土